



苏苏著

# 翠微时光
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 
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

因为我的注视，

所有的景，

所有的物，

此刻一一变得鲜活——

因为我在，

它们都在。
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 
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

# 翠微时光

苏 苏 著


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| 杭州  
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

苏苏的文字透亮清澈，以温情的目光注视生活中的一草一木、一啄一饮，用清淡的色彩和构图，把情绪表现为具象的画面。进入苏苏的文字世界，是一场身心共同参与的浸入式体验，柔软、明亮而不失机锋，具有触动人心的力量。

—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小说家、编剧 海 飞

苏苏具有对文字极其敏感的天赋。她的写作，基于自己的内心，以独有的视角和笔调观察世相、叙述人生、惦念情感，从中发出属于自己的索询，并在温柔中显现言辞的力量。

—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报告文学作家 孙 侃

苏苏的散文明显贴着女性写作的标签，细致入微，温婉怡情，偶尔绵里藏针、喜中含悲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看似素面朝天的行文，能于慵懒懈怠时令人怦然心动，能于不动声色中潜移默化影响人……这样的女人，这样的作品，不可掉以轻心。

—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编剧 金一鸣

苏苏的为文如其为人，体现一个“真”字，情真意切，侠肝义胆，没有丝毫的矫情，她轻轻拉动那根敏锐细腻的心弦，弹奏出一曲曲文字组合的天籁之音，感知世界，感悟生活，敬畏文学与生命。

—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文史学者 杨振华

上架建议

文学

ISBN 978-7-5178-3208-9



9 787517 832089 >

定价：20.00元

## 自序 边读边写

写作有着奇怪的两面性,一方面是个人的隐秘的一种表达,另一方面等到作品出来,它就会脱离作者,而完全独立地展示在读者面前。这种展示,不免让人有些羞怯与纠结。

喜欢写作,源于阅读。读而后写,写而后喜,喜而后怯,大多数人会经历这样的写作历程吧?二十多年写作和阅读的时光就这样一晃过去了。周边的朋友,有些人放下了写作,原因有很多,有些人丢下多年后重新拿起了笔,理由只有一个——喜欢。

因为喜欢,我一直断断续续地边读边写,点点滴滴,皆是经历。那些文字,批评者有之,鼓励者更多。现在回过头一看,或多或少地保留了许多过去的记忆,虽然青涩,却足够真切。

感谢这么多年的阅读和写作,让我有机会在更专业的层面上与人有了交流,同时也愈加渴望自己的写作可以更扎实、更持久。作为对过去的一个回望,将一直散见于各级报刊和网络上的文字

收集起来,出一本书,由此就成了一个念想。

在我家乡人的观念中,出一本书,在以前,那是一件可以与建立伟业相提并论的大事,现在虽然出书变得容易,但忐忑依然难免。身边的师长和朋友们却是一直在鼓励我,这也让我终于下了决心。

感谢过往的岁月,它们让我养成了亲近文字的习惯;更感谢那些持续的阅读与写作经历,让我与另一个自己有了更为亲密的联系。

这本集子中的三十篇散文随笔,内容芜杂,有儿时记忆,也有生活中的片段思绪,还有一部分跟读写有关。因为写作的时间跨度很长,叙述风格也存在很大差别,其整体的凌乱显而易见,这对一本书来说,实在是个大忌,不过在整理旧稿的过程中,自己对写作的理解却也一点点地清晰了起来,这是一份意外的收获。

也许世界是一个隐喻,但有一些东西不是,因为总有些东西是无法替代的。在村上春树的《海边的卡夫卡》那里,那无法替代的是一座图书馆;在我这里,它是一本书,是这本书中走过的磕磕绊绊的日子,是我的阅读、写作、成长与记忆。在这本书中,我找到了自己。

是为序。

苏 苏

2018年11月于德清

## 目 录

### 第一辑

|      |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|
| 关于过去 | 03  | 我们的校园       | 027 |
| 阿毛爷爷 | 07  | 却顾所来径,苍苍横翠微 | 032 |
| 哑 子  | 013 | 乒乓记忆        | 038 |
| 金驼背  | 018 | 铁道边的时光      | 042 |
| 山村少年 | 022 |             |     |

第二辑

|         |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玉兰花开    | 049 | 愿心上，莲花渐开 | 067 |
| 此刻如此美丽  | 052 | 德清三题     | 070 |
| 写信      | 055 |          |     |
| 此爱绵绵无绝期 | 059 |          |     |
| 夜班路上    | 064 |          |     |

### 第三辑

|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我要回家         | 087 | 新月书店    | 114 |
| 想象和审美的力量     | 091 | 借书趣说    | 117 |
| ——读《栗树街的回忆》  |     | 一家之言    | 121 |
| 走近莱辛         | 098 | 自己的书    | 124 |
| 读卡瓦菲斯        | 101 | 阅读之碎片思绪 | 127 |
| 潘维及他的《水的事情》  | 107 | 感谢阅读    | 132 |
| 在描写中叙述       | 111 |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读本土作家杨再辉作品 |     |         |     |
| 《天底下有一片红绸子》  |     |         |     |





## [第一辑]

风吹着吹着，有时就下起了雨，如同回忆，如同写作……

很多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在魔法学校学习魔法的孩子，拿着笔，闭起眼睛，怯怯地说：过去是一个空间，它比时间更古老……它不会变……它不会变……它不会变……当我说到第三遍的时候，它真的不会变了——一切，都静静站在那里，一转身，就可以看见，并可以真实地触摸到。

## 关于过去

我发现要恰如其分地表现一刹那的那种战栗，那种动了感情的碰撞，真是最为困难……

——纳博科夫

此刻，我想起了山中那个夏天的傍晚。一场突如其来的雷雨过后，年幼的妹妹在公路上玩耍，接着，一辆疾驰过来的自行车将她撞翻在地，骑车的女人开始惊慌失措地逃逸，而后，二伯挥舞着镰刀，一路追赶……接下来，是全村人愤怒的脸，是肇事女人坐在公路上哀哀哭泣的场景，最后出现的是一辆双轮车，车上是抱着妹妹的母亲，父亲一路小跑着将车子拉出了村子。暮色渐浓。

大片大片的紫云英，一眼望不到边。小伙伴们排成“一”字走

在花海中间的田埂上，每个人背着个竹筐，阿琴穿着她哥哥的衣服，小莲的裤子膝盖那里贴了两块补丁，她的头发又被她母亲剪成了“马桶盖”。满满的一竹筐猪草压得我们不得不佝偻着身子。我们一颠一颠依然走得很快。天很蓝，犹如清水洗过，脚下的泥土闪着黑黝黝的光芒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好闻的青草味道。还有几头水牛，它们正在不远处的小溪边低头吃草。

和这些画面同时来临的，还有满天星斗下的公路，公路两边一字排开的竹榻、竹椅，奶奶的大蒲扇，德爷爷没完没了的“山海经”，母亲绞尽脑汁为我和妹妹翻出来的傻瓜故事，以及大伯那些不知道哪儿听来的，一个比一个惊悚的鬼故事。小小的、一闪一闪的萤火虫，低低地成群飞舞在草丛间、路面上。而对面的山峦黝黑起伏。

一条竹叶青蛇在我们纳凉的时候，突然从头顶的苦楝树上掉到我们脚边；黄鼠狼悄悄潜入村庄，带走了丫头家鸡窝里那只最漂亮的老母鸡；隔壁婶婶傍晚上山，不料遭遇“鬼打墙”，村民们打着火把满山寻找……

一个片段，又一个片段，一个点，又一个点，就像牛奶倒进咖啡，被时间搅拌，形成另一种色泽，弥漫着别样的味道。现在，我把它们组织成文字，在每一次重新排列组合中，记忆都呈现出不同的面孔。

母亲还在厨房里忙碌。二十多年来，母亲似乎一直在厨房里忙碌。她仔细地切着韭菜，肉，还有生姜片，神情专注，动作一丝不苟。她要回山里几天，所以给我准备一点饺子。母亲的耳鸣近来越发严重，她说每天耳朵里都像在打雷。

春天到了，母亲想上山挖点毛笋，再到老家最高的那座五塘山顶上的大平地上摘点野茶，然后，再泡个澡。在城里，她老是会念叨老家铁制的浴汤缸，然后，听一听收音机里的黄梅戏，有时，还会一个人哼上一段越剧。

母亲也不看书，她的世界，只限于她的视力范围，她也只叫得出身边熟悉的人的名字。五十七岁那年，她终于出了一次远门，是到北京旅游，作为中国人，她觉得去过一趟北京，已经足够满足。自那以后，再让她去哪里游山玩水，她都觉得太奢侈。

有一张合影，母亲 20 岁，我 1 周岁，她抱着我，两根乌油油的大辫子甩在胸前。面孔饱满，一双眼睛明亮清澈。这张定格了母亲青春的合影，总是让我惆怅莫名，因为那样明媚鲜亮的母亲再也回不来了。母亲老了，额头上爬满皱纹，满头乌丝早已变得花白，就像一棵叶片即将落尽的晚秋时节的老树。

偶尔，母亲也会坐在夕阳下，静静地发呆，那一刻，我总是忍不住猜测：母亲是不是在回忆她的过往？比如童年的忧伤，青春时的爱情，还有年轻时到处打短工的日子，以及在山里独自守着两个孩子，度过的一个个寂寞艰辛之夜……只是母亲从来没有主动说过，

我也从来没有问过。

风吹着吹着,有时就下起了雨。如同回忆,如同写作……

很多时候,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在魔法学校学习魔法的孩子,拿着笔,闭起眼睛,怯怯地说:过去是一个空间,它比时间更古老……它不会变……它不会变……它不会变……当我说到第三遍的时候,它真的不会变了——一切,都静静地站在那里,一转身,就可以看见,并可以真实地触摸到。

## 阿毛爷爷

—

大山环绕,像一双合拢着的大手,两只手掌之间是一条东西向的山村公路。路上,不时走过歇工回来的村民,腰上别着柴刀,或者挑副担子,背个箩筐,脚步匆匆,神色疲倦又带有如释重负的轻松,他们彼此打着招呼。几个半大不小的男孩子在路边的小竹林里认真地翻挖蚯蚓;一群群小女孩,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,正玩着丢手绢的游戏。

夕阳渐渐落下去,整个村子变得安静、温和,炊烟从家家户户的烟囱口一缕缕飘出,袅袅上升,盘旋,最后消散于微蓝的天空。

总是在这个时候，阿毛爷爷和他的暮归牛群回村了。先是“大黑子”，一身如墨，毛色闪亮，像威风凛凛的先锋大将军，无声地在前面引路，紧跟其后的是“阿黄”“端午”“猫眼”，再接着，是小牛犊“冬冬”，最后出场的才是阿毛爷爷，手里拿着一根我们山里人叫“赤膊秧丝”的竹枝条，身形瘦削矮小，神情木讷平和，背微微伛偻，破旧但干净的对襟蓝褂子，嘴里横咬一根狗尾巴草，不停咀嚼着。

“阿毛伯，回来了？”有人大声和他打招呼，他听见了，点点头以示回应。阿毛爷爷耳聋，所以每个人跟他说话，都会扯着嗓子连喊带叫。

邻居家五六岁的小宝在这时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，他定定地看着阿毛爷爷，然后，伸出手来，指指牛群后的“冬冬”。

“要坐？”阿毛爷爷笑问。小家伙点点头。

“不怕摔下来？”阿毛爷爷又问，小家伙再次点点头。阿毛爷爷呵呵大笑，蹲下身子一把抱起小宝，再顺势一托，小家伙便稳稳地坐在了“冬冬”背上。阿毛爷爷小心翼翼地护着小宝，他们慢慢地一路巡视着公路边的一幢幢房子，孩子咯咯咯的笑声，还有牛不时发出的哞哞声，隔很远依然清晰可闻。

村里很多孩子都在牛背上巡游过，大孩子坐“大黑子”“阿黄”，年龄小的坐“猫眼”或者“冬冬”，孩子们在上面大呼小叫，在上面放声歌唱。



## 二

阿毛爷爷并不是天生耳聋。他曾是一个士兵，还上过朝鲜战场。我之前在宣传画报中很多次地想象过，他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的形象。比起那些把自己生命留在战场上的战友们，幸运的阿毛爷爷活着回来了，揣着一张三等残废军人的证书——那轰天响的炮火声已经震坏了他的大部分听神经。

回到村里，田园荒芜，寡母因为思念和担心他，流泪过多，落下了严重的眼疾，已成半瞎老太太，这让阿毛爷爷愧疚万分。后来有人给他说过几门亲事，不是怀疑他家贫和本人耳聋，就是要求让老太太去女儿家过。阿毛爷爷也硬气，于是就这样不了了之，他终身未娶，一直和寡母两人一起生活。

日子炊烟般升起，又轻风般散去。回到村里的阿毛爷爷和其他男人一样，每天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在稻田、竹山和家之间度过了一天又一天，接着，是一年又一年。他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多，背也越来越佝偻。原本话不多的他，到后来更是一整天都难得听他说几句。

年过五十以后，阿毛爷爷之前落下的风湿性关节炎也开始发作，且日益严重。不消几年，右手竟至木僵，尤其到了冬天，五个手指就不能动弹丝毫。田里山上的那些农活他已经没法再干。所幸，正好队里有几头牛需要专人看管，他自己请求，队里也照顾他，